

通

義

堂

文

集

通義堂文集卷八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眞子飛霜鏡銘詞跋尾

右眞子飛霜鏡銘詞凡四十字內有同心人心相親二句案同心人之詞始見於周易而同心人之注莫備於虞翻同人彖辭云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旁通師卦巽爲同乾爲人此同人之義繫上第八章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虞注云二人謂夫婦師震爲夫巽爲婦坎爲心此同心人之義雜卦傳云同人親也

虞注云夫婦同心故親也此同心人心相親之義同人
彖傳云同人曰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此孔子所以明嫌
表微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
言人耳據此則同人之象取諸夫婦在聖人本有深意
存於其間而同心之語由夫婦而起者其來最久而其
理亦最精也同人六二爻辭云同人于宗吝許叔重云
言同姓相取吝道也見五經異義鄭康成云天子諸侯后夫
人無子不出二說雖殊而以同人爲夫婦之卦則彼此
相合可爲虞氏之證邶風谷風序云刺夫婦失道也其
首章云黽勉同心毛傳云思與君子同心也蓋夫婦不

同心者必至於失道詩人之旨可與易義相發明也自王韓之注盛行後之人習焉不察沿其流而罕溯其源故詩之言同心者咸知目爲夫婦而易之言同心者反或視爲泛詞於是同人二字但目爲朋友而斷金如蘭之喻亦皆以朋友當之臆說興而古義廢矣此鏡真子飛霜四字乃晉以後之體而銘詞云同心人心相親者則融會易義而成其說全出於虞氏真不爲流俗所囿者也蓋此鏡本用於嘉禮故同心相親實指夫婦之道而上下文亦多吉慶之言其云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者卽婚義所謂日之於月陰之於陽相須而後成也

其云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者卽秦風所謂溫其如玉齊風所謂尚之以瓊瑩也其云照心照膽保千春者卽鄘風所謂君子偕老也其云鳳凰鸞鏡南風清者卽左傳所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也然則作此銘者不特文采可觀抑且深於經術矣岑君仲陶鑄新獲此鏡拓其銘詞屬爲考訂因舉虞氏易同心之注加以申釋而復之焉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右漢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其文字之異同假借隸釋辨之甚詳而時地事跡尙有未核今按此碑

原石已佚隸釋作於南宋初年言其在黎州輿地碑目
作於南宋末年言其在雅州黎雅本屬接壤或係由黎
移雅亦未可知二州在建安時並屬漢嘉郡漢嘉郡本
由蜀郡分出岷山汶江在蜀郡境內禹生石紐之邑亦
在蜀郡境內實古華陽梁州之域碑言或集于梁舉南
西疊嶺近聖雋飲汶茄沓隸釋汶作汝乃傳寫之訛蓋汶與岷古字
通用汶江發源於岷山沓水發源於箕尾山據山海經
所言岷山與箕尾山首尾實相聯貫汶江與沓水亦相
去不遠皆漢嘉郡望秩之山川則敏爲漢嘉郡人可知
此其地之可考者也碑云大將軍辟光和之末隸釋末作中傳

寫之誤金石錄正作夫京師擾攘雄狐綬綬冠履同囊

隸釋引金石錄亦作末投核長驅畢志枕衽以後漢書考之靈帝時爲大將軍

者惟竇武何進二人竇武之拜大將軍在靈帝登極之

年下距光和之末十有六載是歲九月武爲宦官所害

其府中掾屬亦皆廢黜與此碑所言迥不相合若何進

之拜大將軍則在光和七年三月是歲二月黃巾賊起

十二月因黃巾蕩平改元中平所謂京師擾攘雄狐綬

綬固刺中官而亦兼斥寇盜然則辟敏之大將軍爲何

進無疑其受辟在是歲三月以後其告歸在是歲十一

月以前皆在未改中平元年之先故特繫諸光和之末

耳碑又云復辟司徒道隔不往今按獻帝永漢元年九月董卓擅權至次年正月山東州郡即起兵討卓所謂道隔不往必在此數月中是歲九月至十一月黃琬為司徒至十二月則楊彪為司徒辟敏之司徒蓋非琬即彪矣此其時之可考者也碑又云米巫殞瘡續蠶青羌姦狡並起陷附者眾君執一心賴無滓恥金石錄以米巫為張魯今本魯作角誤何氏焯校本云此謂張魯爾今考隸釋云惟張角不曾犯蜀其所引金石錄亦作魯隸釋以米巫為張脩與張魯又以陷附姦狡是其明證

張脩雖皆五斗米道然張魯未嘗叛逆而張脩則以中為淪於馬相之偽命而青羌則皆未言及今按張魯與張脩雖皆五斗米道然張魯未嘗叛逆而張脩則以中

平元年七月反於巴郡所謂米巫虺瘡當是指張脩而非指張魯矣若夫馬相之作亂靈帝紀但言寇巴郡據劉焉傳則綿竹雒縣蜀郡犍爲並被其害眾以萬數碑言陷附者眾蓋以此也隸釋但考靈帝紀而未考劉焉傳故所述尙未備耳至於青羌卽青衣羌之省文續漢書郡國志云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水經云青衣水出青衣縣西注云縣故有青衣羌國也據此則青衣羌之部落本在漢嘉境界而敏又係漢嘉郡人碑言續蠶青羌其爲青衣羌之蠶動明矣靈帝紀不載此事西南夷傳及西羌傳於羌夷之在蜀漢者記載甚略是碑所

言足補其闕此其事跡之可考者也是碑之著錄自金石錄始而所釋太略未載全文然據其所言他漢碑類多刊缺而此碑獨首尾完好則所見實係完本至隸釋雖載全文而銘詞已有缺字顧亭林未見原刻本故金石文字記止載重刻本其所考釋亦止在文字之通假而於時地事跡概從其略顧南原曾見原刻本故收入隸辨並採邱常程勤李一本諸人之跋惜乎所考尙略且未與隸釋校勘異同其本今亦不傳自是以後不獨原刻本不見於著錄卽重刻本金石家亦罕有得之者此本亦頗有模糊缺佚之處

第十九行缺德彌二字第二十一行缺盛息懔書四

字其餘模糊者百餘字

然隸釋所缺銘詞中數字此本尚隱約可

辨如演元垂下所缺係像字岳瀆下所缺係位字遐年

上所缺係壽字皆可據此以補其缺

第十四行其辭曰之下隸釋亦空數

格此本有更名石生四字與上下文義不屬疑後人所增

又如欲救民上所缺似是

望字魂神下所缺似是往字亦可存以備考

第十七行大選上隸

釋缺一字此本亦模糊難辨

且有隸釋傳寫脫誤可據此本以正之

者碑云刊石勒銘隸釋脫石字銘詞云金精火佐隸釋火誤作大餘詳上文

是此本實就原

石拓出與南原所見者相埒而非亭林所見重刻之本

所可擬也

亭林云哲為韓魏者析之異今按隸釋哲作

之異未免少疏此本仍作晉與隸釋正合即此一

字足證其為原刻本而非重刻本矣 近人收藏

金石最富者莫若王蘭泉錢竹汀兩先生而金石萃編
潛研堂金石跋尾並未列是碑之名則此本洵海內所
希有而劇可寶貴者矣

魏凝禪寺造三級浮圖記跋

此記云趙居士名融字祖和元氏人也遠祖口漢司徒
公征東將軍都督內外諸軍事冀州刺史趙郡公按前
漢及蜀漢為司徒者並無趙氏後漢時趙氏為司徒者

前有趙戒

後漢書質帝紀云本初元年閏月戊子司空趙戒為司徒

後有趙謙趙溫

後漢書獻帝紀云初平三年六月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興平元年十月以衛尉趙溫為司徒皆未

嘗兼征東將軍

三國志馬超傳云父騰為征西將軍注引典畧曰騰又遷征西將軍初平中拜

征東將軍按初平以前史傳無言征東將軍者疑卽始

於是時趙戒為司徒在初平以前趙謙趙溫為司徒雖

在初平以後然溫傳不言曾官將軍謙傳但言行亦未

嘗兼冀州刺史置牧按中平在本初之後初平與平之

前趙謙趙溫為司徒時冀州有牧無刺史趙戒為司徒

時冀州雖有刺史然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州刺史一人

斷無以三公兼攝之理且是時有趙國而無趙郡漢

書郡國志趙國注云有列侯而無郡公續漢書百官志

秦邯鄲郡高帝改名有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據至於都督內

為漢賓在三公上列侯以外更無公爵之封矣至於都督內

此則衛公宋公以外更無公爵之封矣至於都督內

志姜

職官

晉書

後漢

時尙

無此

官

志姜

職官

晉書

後漢

矣按魏黃初二年即蜀漢章武二年事在姜維以前然與蜀漢無涉且亦在東漢之後然則所謂

漢者斷非前漢後漢蜀漢之漢矣若夫晉時十六國之

北漢其官有司徒晉書劉元海載記有公爵有征東將

軍晉書王彌傳云元海進彌有都督中外諸軍事劉曜

載記云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有刺史其州有冀州十六

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國疆

域志引前趙錄云淵以劉其郡有趙郡晉書地理志有

雲為冀州刺史屯廣宗趙國無趙郡然

考惠帝紀云永嘉二年九月石勒寇趙郡劉聰載記云

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奔于趙郡之亭頭

石勒載記云進攻趙郡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與此碑所

軍據此則西晉時已有趙郡亦曾屬北漢矣

述符合十六國之貴臣其閭閻亦為北朝所重魏書王

祖猛符堅丞相太祖見之曰此此碑所謂漢者似可指

王猛孫也厚待之是其明證七求怨齋

北漢而言然北漢貴臣趙姓者僅有趙染官止於前鋒

大都督安南大將軍晉書劉聰載紀云聰遣劉曜等寇長安命趙染率眾赴之曜乃承制

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與此碑官名迥殊不必牽合姑存此說

以備考可耳惟是都督中外諸軍事權任最隆歷朝皆

視為重寄通典云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則無居者後

魏一代不過數人蓋必親貴如元儀威力如爾朱榮始

居此位魏書太祖紀云皇始二年五月甲寅以東平公元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爾朱榮

傳云詔以榮為使持節元象二年都督中外者乃丞相

高歡不啻權侔人主魏書後廢帝紀云建明二年冬十月壬寅即皇帝位稱中興元年以

齊獻武王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按元象二年在中興元年之後八年此記有丞相口承之語即頌歡

詞之故自來司徒等官或可濫邀而此職不容輕授通鑑卷二

百八十六云契丹主因令為燕王遷官翰林承旨張礪

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

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

諸軍事而行之胡注云孰謂契丹主起於塞北而不知

中國之趙某既受此非常之大任以史法言之即其人

生平無所表見亦當附見於簡編乃晉書載記於北漢

時都督中外者自劉曜以外可考者惟劉粲劉驥二人

劉聰載記云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云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

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按劉曜載記云以劉

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在曜改漢為趙之後故不

數而無趙某之名豈史氏之疏歟晉書載記於十六國

位而不抑趙氏子孫增飾其先世之爵位據元和姓纂

載者及新唐書

相世系表後漢時有大鴻臚趙融而造此塔者復名趙融亦未免疏於考古而作記者沿其誤歟元象二年歲在己未而此記云歲在申據魏書是云二月乙未朔口十日非甲申即乙酉而此記五日己酉其誤顯然此則書闕有間非可臆決者矣

唐田府君及其夫人墓誌跋尾

右唐田府君侁墓誌撰者爲桑叔文其夫人冀氏合祔墓誌無撰人姓名二誌並詳述田君戰伐之功其職爲淮南節度討擊副使而兼泗州長史案以通鑑核之泗州之地自建中二年正月以前本隸永平節度至貞元四年十一月以後改隸徐州節度其間隸淮南節度者未及八年田君卒於貞元三年七月在改隸之前一年

其以討擊副使兼領長史不過六年有餘今考淮南屬郡居邊界之衝者壽州為最要而泗州次之屬郡有司

任防禦之責者刺史為最尊而長史次之維時壽州刺

史為張建封

舊書建封傳曰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盧杞本惡

建封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云云案以德宗紀考之希烈之滅崇義係建中二年八月事其

僭王肆逆係建中三年十二月事建而田君守泗州之封之代崔昭當在二年三年之間

域乃其近鄰泗州刺史為張萬福舊書萬福傳曰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

馳至渦口發進奉船改泗州刺史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據通鑑發進奉船係建中二年六月事德宗幸奉

州改泗州當在此二三年之內而田君居長史之官

乃其上佐及田君既卒萬福猶為刺史萬福傳又云為杜亞所忌徵拜

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髦卿乃如是
健耶杜亞傳云貞元五年以戶部侍郎竇餽爲淮南節
度代亞案亞以昏髦誣萬福無異竇參以風疾誣吳濬
德宗察參之誣旣不久而逐參則其察亞之誣必不久
而代亞是萬福之至京師至早亦當建封尙在泗州封
在四年若三年以前固未離泗州也
傳又云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徐泗
濠節度營田觀察使是三年以前尙未遷矣蓋終始相
依而同功一體者也誌云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夫
人誌云公久主強兵屢清淮海誠以李希烈阻兵犯順
諸道震驚惟淮南閩境獲保無虞泗上一州不聞有警
雖曰賴建封之堅守顯折其狂謀倚萬福之威名潛消
其逆焰而究之泗州與壽州爲唇齒必泗州協力斯壽
州能策勲長史竇刺史之股肱必長史得人斯刺史能

舉職然則田君與二張信所謂和衷共濟而相與有成
矣顧二張之名爲人所稱述而田君之名獨無所表見
者則以建封齒將七十節制封疆萬福壽至九旬典司
宿衛而田君位不越乎列校年甫踰乎服官故二張所
樹立者益宏田君所設施者未竟耳誌云方將匡讚台
階克隆元老積善無徵奄然辭位夫人誌云功高望重
日冀遷榮上天不仁屈公以短歷洵致惜於齋志以歿
而慨乎其言之也向今天假之年得展其用吾知建封
之諫宮市萬福之救陽城不能專美於前而誌所云楚
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漢有汲黯當朝爲之正色者豈

不足以著風采於天下哉乃史官因其班列未高不爲
製傳並不附其名於建封萬福傳中使非二誌復出則
田君戰勝攻取之績持危定難之才後世何從識之此
以知修史者當以博考碑版爲先而托不朽於金石者
諒非無益也夫

顧侯墓誌銘跋

右顧侯墓誌銘題云大明故太子太傅鎮遠侯諡榮靖
顧公墓誌銘楊一清撰郭勛書陳鏗篆案侯諱仕隆江
都人贈夏國公成之來孫明史藁附見于成傳後今以
誌所述者與傳校之雖大略相同而其互異者亦有數

事焉誌言成生統統生興祖興祖生玘玘生溥溥生仕隆如其言則溥乃興祖之孫溥以前襲侯者其父玘也

傳言興祖卒孫溥嗣卒無子從弟溥嗣如其言則溥乃

興祖之從孫溥以前襲侯者其從兄溥也案公侯伯之

襲爵者世系皆載於誥券其昭穆不容少紊職官志一云凡爵皆

給誥券襲封則徵其誥券覈其宗支溥與仕隆及仕隆之子寔三世皆曉

文藝焉有持狀以乞人誌墓而數典忘祖之理乎然則

顧氏之世系當以誌為正矣誌言仕隆以宏治甲子襲

侯甲子乃宏治十七年仕隆既以是年襲爵則其父溥

必以是年病卒可知傳言溥以宏治十八年卒子仕隆

嗣則又謂溥卒在乙丑矣案楊一清與溥及仕隆兩世

交誼頗篤

誌云予宏治間獲通還往於襄恪公後

溥之

卒仕隆之襲其事在於何時一清未有不知豈至爲仕

隆作誌遂顛倒其歲月乎然則溥卒之年亦當以誌爲

正矣誌言辛巳今上御極重湖南爲龍潛之地乃命公

鎮守湖廣今上者謂世宗也辛巳者正德十六年也武

宗以十六年三月崩世宗以四月入繼大統次年壬午

始改元嘉靖仕隆之移鎮湖廣當在辛巳三月以後乃

傳言仕隆嘉靖初移鎮湖廣尋召還加太子太傅論奉

迎防守功也則又謂移鎮在壬午矣案世宗以辛巳四

月至京師卽位遣使迎興獻后於安陸其年九月興獻

后至京師

據本紀后如傳及楊廷和傳興獻后卽興獻王如世宗本生母也

安陸本湖

廣總兵統轄之地所謂奉迎防守卽指此事而言是仕
隆以辛巳調鎮湖廣傳中已有明徵若壬午始至湖廣
則奉迎防守何所指耶然則仕隆移鎮之年尤當以誌
爲正矣誌言辛未逆賊劉七等劫掠江防勢甚猖獗武
廟勅公討之公統士卒扼其吭賊不敢奔突始大窘狼
山之捷實賴之傳不載此事蓋以其時統兵者乃陸完
仇鉞等仕隆但司防堵不與戰事故也然劉七等轉掠
數省守將皆不能禦而淮安當南北衝途以仕隆鎮其

地獲免於殘破亦不得謂爲無功當時嬖倖擅權仕隆

獨不肯附

傳云武宗南巡江彬橫甚惟仕隆不爲屈誌亦載其事但不明言江彬耳

遂抑而

而不賞後之作傳者復從而削之使非得此誌則其功

不遂溷哉誌言正德間三奉命持節詣藩府行冊封禮

有所餽遺皆卻不受改鎮湖廣淮之軍民立石以識去

思提督三千營申明紀律一新教練之規旣寢疾謂其

子寢曰殯歛喪葬無求備慎勿作佛事皆足以見仕隆

之賢而傳略之誌言兼領紅盔將軍復領圍宿禁兵帶

劍侍衛掌府前衛事

兵志二云公侯伯駙馬等官管府軍前衛帶刀官者一管神樞營紅

盔將軍者四

內宮側屋有火命公董役修治費省而工速完

賜白金綵幣

據本紀及諸王傳四禁中清甯宮後殿災在嘉靖元年正月

大婚禮成

賜賚尤厚

據本紀及后紀傳世宗立孝潔陳皇后在嘉靖元年九月

甲申上恭穆獻

皇帝冊寶遣公告祭宗廟賜白金綵幣如初

獻皇帝即興獻王世

宗本生父也據本紀及諸王傳四上冊寶在甲申三月

又累賜恭穆獻皇帝宸翰

御製敬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

藝文志云世宗敬一箴一卷洪範序略一

篇誌言敬箴者從省文也皆足以見明待仕隆之厚而傳亦略之傳

但言管神機營左哨而誌又言督神機營牧放馬匹

職官

志五云五軍神機各設中軍左右哨左右掖每營俱選勳臣二人提督之各哨掖官亦率以勳臣為之傳但言管哨不言為督非也兵志六云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草場於畿甸放牧是督神機營者必兼司牧馬之事也傳但言掌中軍都督府事而誌又言掌右軍都督府

事調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京城門鑰

職官志五云中軍左軍右軍前

軍後軍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案五軍府都督品位雖

同而中府為五府之首班次在右府之前故仕隆由掌

右軍調掌中軍也傳但言掌中軍不言曾掌右軍非也

職官志四云五都督府分掌南京衛所城門之管鑰中

府專掌之案南京之門鑰既掌于南京中府則北京之

門鑰亦必掌于北京中府矣志雖未有明文然據此誌

證之其制似當如此傳但言仕隆父溥加太子太保而誌又言仕

隆高祖統曾祖興祖祖玘俱贈太子太保

世爵之贈宮街皆出特恩

史家自應全載傳或書或不書非也傳但言仕隆卒贈太傅諡榮靖而誌

又言上輟視朝一日賜御祭十五壇命有司營葬域

居正傳國公兼師傅者諭祭止九壇仕隆以侯爵而賜

祭至十五壇之多故誌與輟朝營葬皆稱為殊典傳不

書亦此皆史藁所未及而當據此志以補之者也若夫

非也

誌言仕隆始祖成進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職官志五

云公侯伯封號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開國輔運推

誠從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難推誠餘曰奉天翊運推誠

曰奉天翊衛推誠案成從高皇帝定天下而封號不言

開國者以其封在永樂時非在洪武時也成助文皇帝

靖內難而封號不言靖難者以其初特進榮祿大夫柱

本佐建文伐燕非助成祖起事也

國職官志一云凡武官其勳十有二正一品左右而傳

柱國散階三十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

亦不書者蓋功臣之封號勳階職官志已著其一定之

例故列傳中不必人人紀之也此則史家省繁就簡之

法不得據此誌以議其漏矣至於傳言仕隆請開通惠

河時不能用及後開之人果稱便而誌不書疑仕隆初

無此議因其督漕著績故時人歸美之而修史者據傳

通集八

聞以增之也

河渠志四載請開通惠河者獨無仕隆名又言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定議修濬楊

一清言宜斷行之明年六月河成若仕隆曾有此議則

河成之時仕隆甫卒而一清正當國作誌即在是年何

肯不載傳言錦衣千戶王邦奇怨大學士楊廷和兵部

此事耶尚書彭澤上疏言哈密失策事由兩人仕隆言廷和功

在社稷邦奇小人假邊事惑聖聽傷國體有詔切責移

病解營務而誌亦不書案廷和等見訐之時世宗怒不

可測仕隆以武臣而能力白其誣傳云事下五府九卿

科道之前而仕隆掌中府又居四府之前是此疏雖出

于公議而首署名者則為仕隆故特被切責也然獄亦

因是得解較諸漢辛慶忌之救朱雲唐張萬福之救陽

其功大矣城寶為無愧其生平可傳之事莫大于此乃一清作誌

絕不言及者蓋廷和因議禮忤旨朝士右之者世宗皆
目爲朋黨故一清雖明知此事之當書而卒不敢書後
之論世者當諒其不得已之苦心也仕隆以上獻皇帝
冊寶受金幣之賜與一清以主追尊本生復召入閣彼
此相同仕隆以救廷和等見責而解營務與一清以乞
宥議禮諸臣爲張璉桂萼所排而罷歸亦彼此相同然
則仕隆與一清於大禮之議雖不能匡正于始而尙能
調劑於終以視郭勛之附璉萼而陷善良其賢不肖迥
別矣誌言仕隆配蔡氏瀘安大長公主駙馬都尉震之
女子寔娶林氏德清大長公主駙馬都尉岳之女案公

主傳瀆安公主下嫁蔡震德清公主下嫁林岳與誌正

合明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

主見公主傳序瀆安公主英宗之女憲宗之姊妹孝宗之姑

也天順時當稱公主成化時當稱長公主至宏治時則

當稱大長公主矣德清公主憲宗之女孝宗之姊妹武

宗世宗之姑也成化時當稱公主宏治時當稱長公主

至正德嘉靖時則當稱大長公主矣乃公主傳俱不紀

其大長之號則失之於疏矣公主傳書加號長公主者

公主書加號大長公主者唯太祖女汝陽甯國懷慶大

名南康永嘉含山竇慶八公主及穆宗女瑞安公主而

已其餘皆不言加號

蓋其缺略者多矣誌言女二長在室次適母后戚太

子太保玉田伯蔣公輪次子華爲顯陵奉祀案顯陵者
興獻帝之陵也母后戚者興獻后之戚也后妃傳云慈
孝太后蔣氏世宗母也父敦大興人追封玉田伯據此
則世宗卽位數已前歿故封輪爲伯疑輪乃興獻后之
兄若弟而世宗之舅氏也仕隆之長子實娶德清大長
公主之女蓋世宗之表姊妹
也其次女適蔣輪之子華必世宗之表兄弟也輪爲世
宗之舅史黨雖無明文然就戚里行輩推之似當如此
史黨之例后妃之家人皆列於外戚傳而蔣氏父子獨
不與焉張原傳云嘉靖初劾外戚玉田伯蔣輪家人擅
作威福是輪之爲外戚史黨已明言之矣何外
戚傳無其名耶未免自亂其例矣或謂世宗追尊本生非禮之
正興獻帝既不列于本紀則
興獻后列于后妃傳者非也蔣敦蔣輪不列于外戚傳
者是也案蔣氏父子皆封伯爵而加宮銜史黨卽不附

諸外戚亦當另為立傳今乃削其名誌列楊一清官階而不列則秉筆者不得辭其過矣

與史彙悉合誌稱持進光祿大夫案職官志一云文之散階四十有二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

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傳但言特進不言光祿大夫者從省文也誌稱知制誥經筵官而傳不言者以其為內閣例兼

之職也郭勛陳鏞之官階與史彙亦合勛事見其始祖英傳後鏞事見

其始祖志傳後惟鏞之提督三千營鏞傳及兵志一但勛之侍言鏞曾提督團營

經筵及太保兼太子太傅勛傳不言保傅銜以何時加為史不言保傅銜以何時加為史

彙所未載耳據勛傳其兼領後府在嘉靖十年此誌作於嘉靖七年已稱後軍都督掌府事蓋傳

誤也至于誌稱榮祿大夫傳不一清巴陵人而誌稱石言者亦以其為散階故省文也

綜藝文志四別集類載一清石綜類彙勛濠人而誌稱四十五卷蓋一清每自稱石綜也

鳳陽濠雖屬鳳陽然故里鏞巴人而誌稱西蜀地然四

川州縣甚多豈
可但稱西蜀
皆隨意所書非例之正也傳言一清詩

文效李東陽今觀此誌敘事簡淨措詞雅飭頗有茶陵

之風在正嘉時允推作手且生平持正不阿優於經濟

可稱社稷之臣其為仕隆作誌銘洵足以傳信於後誌云

持鴻臚少卿王君道中所著狀請予銘案題名碑錄正
德甲戌科三甲進士王道中直隸撫甯縣人霍韜傳云

用鴻臚卿王道中為
順天府丞即其人也若篆蓋之鏤雖無所表見亦尚不

為人所指摘鏤傳云總薊州兵朶顏入寇禦卻之嘉所
請初委寄亞武定侯嗣伯六十餘年卒所

惜者書丹之助乃世爵中之敗類勛傳云自明興以來
諸嗣侯無撓朝權者

惟助挾恩寵
肆為姦慝未免於薰蕕同器為可憾耳勛傳云首輔
楊一清深惡

之因其賅請事發罷營務助遂傾一清逐之無何仍總
五軍營案一清罷相在嘉靖己丑秋助罷營務當在己

丑春夏撰誌書丹皆在
戊子相距僅一年耳
據雍正揚州府志及嘉慶揚州

府志皆言明諭葬夏國公顧成墓在江都東南三里官

河岸明陸深玉堂漫筆云揚州槽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昔度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蓋鎮

遺侯顧公玉之賜葬也雍正府志云考明初功臣並無

顧玉其人而漫筆所載玉事功生卒又皆與顧成無異

則謂為顧玉者誤嘉慶府志云嘉慶江都志云乾隆乙

前志以夏為夏夏字諸書未見

已墓圯誌石出土嘉慶甘泉志云舊志作夏國揚州府

教授蘭從善撰銘嘉慶府志云蘭從善磁州人洪熙元

十三年葬則從善之任地名笮籬灣此誌云歸葬於揚

州城南笮籬灣祖塋之原與志書正相符合雍正府志

皆言勳衛顧大猷墓在笮籬灣案兵志二云擇公侯伯
都督指揮之嫡次子置勳衛散騎舍人大猷蓋亦成之

後裔也。道光戊戌，成仕隆墓圯，誌石尙完好。石方二尺七寸，四十七行，行四

十九字。正書，惟第上距乾隆乙巳已五十有三年矣。志

書不載此誌，並不載仕隆墓，而其文實於掌故有關，因

詳為攷核，以備續郡邑志者之採擇焉。

胡文恪公手書洛神賦拓本跋。代

仁和胡文恪公以乾隆辛巳登上第，入詞林，與先曾祖

中議公同年同館。道光己丑，良駒倖成進士，接武玉堂

座主冢宰朱文定公、總憲李芝齡先生，皆文恪公門下

士，有私淑之淵源。其時同為京朝官者，如海豐吳子

苾方伯、韓城王固始、吳紅生，觀察其先世皆

與中議公同譜通家世好交誼益敦惟文恪公後人未
獲接晤咸豐壬子轉運兩淮文恪公之曾孫珠泉貳尹
適稽鹽艘於龍江因公至揚以文恪公手書洛神賦拓
本屬題此賦書於乾隆丙戌而刻於乾隆辛亥其時公
督學江蘇每於試事既竣擇其尤者延入署中待以盛
饌出此賦拓本人贈一軸而告之曰今日爲文酒之會
非試諸君吾爲國求賢所至必遴選真才諸君當不
負吾意也故曾邀賞拔者莫不爭自淬厲以學行顯於
當時揚郡得此賦者十人自文定公以外如史望之宮
保徐竹初中翰仲柘泉大令史壽莊宋濯蓮兩學博焦

里堂吳念劬兩孝廉黃秋平王東山兩明經並極一時之選而淮郡之得此賦者則以芝齡先生爲最著至今淮揚耆舊猶樂道之就二郡以推諸它郡其獲贈此賦者必雋異奇特之士從可知矣先是文恪公嘗督學江西賢聲懋著良駒幼時心竊嚮往今觀此卷可想見文恪公品藻之精培植之厚凡主持文柄者皆當奉爲楷模至於翰墨之工在他人所視爲難能者特其餘事焉

爾

宋大使府甄考

咸豐壬子歲揚州郡城西北平山堂右司徒廟側村人

治地獲古軼甚多其文為大使府造四字高郵金雪舫

先生得其一製以為硯出拓本見示爰以史傳及志乘

參互考之此軼乃南宋時修城所造蓋揚州在宋代本

為帥府輿地紀勝揚州州沿革門引國朝會要云建炎

陞為帥府今案宋史徽宗紀云大觀元年十二月癸巳

以江甯荆南楊杭越洪福潭廣桂並為帥府其年月與

郡縣志合續通鑑宋高宗紀云建炎元年六月己卯李

綱請沿河淮江置帥府沿淮帥府二治揚廬從之其年

月與會要合嘉慶揚州府志事略門云大觀元年已以

揚州為帥府此殆更其軍制故又及之其說頗能折衷

二者之同異蓋大觀立帥府鷹帥府之任者有安撫使

之名而建炎定帥府之制也鷹帥府之任者有安撫使

通考卷六十一云安撫使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養新

錄卷十云文獻通考言帥漕憲倉蓋當時案贖之稱帥

謂安有制鷹使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有宣撫

司

使通考卷五十九云宣撫使宋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

命執政大臣為之唐有都副元帥宋有都督宣撫皆

以為將相重臣總安撫使專領一州亦可兼領諸州通

師征討者之官卷六十一云建炎二年令將兵處知州帶管內安撫使

此專領一州者也又云宋舊不常置自咸平二年以翰

林學士王欽若為四川安撫使知制誥梁顥為陝制置

西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此兼領諸州者也

使宣撫使專領一路亦可兼領諸路以通考所言制置

為河東路制置使康允之為浙西路制置使富弼文彥

博為河北路宣撫使此專領一路者也錢蓋為陝西五

路制置使李綱為兩河宣撫使張浚而諸使字上加以

大字者其職任尤崇其中或以並置兩使而加大字以

別之或以位視執政而加大字以顯之通考卷六十二

云開禧用兵起邱宗卿守金陵留鑰宗卿嘗以簽樞督視軍馬於是趙

淳已為江淮制置命宗卿為江淮制置大使已而罷四

川宣撫又以安子文為制置大使朝或以階至二品而

議以子文恩數視執政特加大字通考卷六十一云時諸路又有安撫大

加大字以進之使自兩浙西路劉光世始二品以上為

帥即為安故使府恆有而大使府則不恆有蓋使府即

撫大使帥府而大使府則大帥府也府字為官署最尊之稱非

尋常官署可比日知錄卷八云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

升為府又卷九云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藩藩之地

皆升為府今按顧氏所言指府縣之府然府署之府亦

可類推以古制言之則三公府丞相府御史府皆官署

之最尊者也以近制言之則宗人府詹事府內務府亦

非尋常官署是以大使之號可通用於庶官而大使府

之名則專屬於闕帥矣南宋時守揚者例兼安撫使之

衙輿地紀勝揚州州沿革門云淮南東路安撫使淮東

八郡皆屬焉嘉定以來以楚州兼山東淮東安撫節

制司而揚州止兼管內安撫今按宋史趙范傳云嘉定十七年起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南安撫副使又云紹定三年起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南安撫副使兼知揚州是嘉定間知揚州者仍兼安撫副使之銜至紹定以後則安撫使之銜仍屬諸揚守矣至紹定端平以後則制置使宣撫使定以

揚州為治所例皆兼知揚州養新錄卷八云開禧用兵

幾并江淮置一制置使治建康嘉定十二年以後始有

淮東制置治楚州後治揚州趙葵紹定六年除淮東制

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而使名加大字者新府志所載

移司泗州三年治揚州而嘉慶揚州府志

有趙葵與史傳及舊志不符未足為據秩官門云趙葵

景定元年兩淮宣撫大使判揚州今按宋史理宗紀是

年五月戊辰朔詔趙葵依舊少保兩淮宣撫使判揚州

趙葵傳云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皆但言宣

撫使而無大字府志事略門引葵傳亦無大字秩官門

之大字必是衍文且據理宗紀是年乙未詔李庭芝

通集八

主求恕齋

州據續通鑑宋理宗紀是年六月李璿侵惟安主管制
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戊辰至乙未相距止二十七日
而卽改命庭芝至次月而庭芝已統軍破敵則葵之履
宣撫使任爲日無幾其時亦不聞有修城之事至於端
平間葵官制置使時雖有重修城壕之事然據文選樓
鈔本廣陵續志所載高定子記文但稱爲制閩而不稱
大使但言新修大城及堡寨翼城夾城而不言拓其可
城以包平山堂則此大使府之甄與葵固無涉矣

據者惟賈似道李庭芝二人似道之守揚初授制置大

使宋史理宗紀云淳祐十年三月庚寅以賈似道爲繼

授安撫大使復授宣撫大使續通鑑宋理宗紀寶祐五

兩淮安撫大使寶祐六年十一月壬戌其修廣陵堡城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

始於寶祐二年七月成於三年正月宋史理宗紀云寶
復廣陵堡城賈似道以圖來上今按庶齋老學叢談卷
下云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闢日築始於二年七月十

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文選樓鈔本寶祐惟揚志載似道之奏所述年月日與庶齋之言正同宋史所書乃奏到故改名堡城為寶祐城庶齋老學叢談載似之日耳

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部舊名堡城其城之西門名曰平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

山惟揚志云為城門樓四南揭寶祐城西門濠外復築扁北曰雄邊東曰泰通西曰平山

圍城包平山堂於內且作外濠以環之惟揚志載似道之奏云城廣九

里零二百八十一步濠則東南一角接連夾城更復深廣外三面新鑿濠為丈一千五百一十一又自摘星樓以西築堡圍包平山舊基計一百四十六丈所謂圍城重鑿外濠一重繞之計一百五十三丈一尺

者與月城相似而實不同蓋月城在城門之內用為內

防圍城在城門之外用為外護前此揚郡大城夾城之

外皆有圍城廣陵續志云今州城端平初趙公葵增障濬隍東西門為月城二南北門為圍城二

清祐中李公曾伯包砌南門外新圃城一座築運河東岸圃
城一座邱公岳增置南門外築圃城今按端平清祐皆
三座又云夾城李公端伯又築圃城今按端平清祐皆
在寶祐之前州城一名大城當時揚郡有大城夾城堡
城謂之三城據此志所言大城夾而堡城之外築圃城
城前此皆有圃城惟堡城未有耳而堡城之外築圃城
以包平山堂則始於似道宋史叛臣李全傳云紹定三
鋒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戊午全張蓋奏樂於平山堂
布置築圃四年正月丁酉翼日賊自平山堂揮騎下救
城中放燈張樂全見之亦往梅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
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洪動惟揚志自序云每歲哨
塵蓬勃平山遂為甌屋下頓之所賈公似道來制全淮
城寶祐是似道未築寶祐城之前平山堂本在城外也
似道所築圃城不止一所惟揚志云今州城賈公似道
西圃子門五所開浚東門圃城至破橋西一帶濠河而
又云寶祐城為望樓四以規烽燧圃城六以謹外護而
平山堂之圃城最為形勢要害之區惟揚志云堡城扼
西北之衝橫屬平

山為廣陵第一形勢又載家坤翁寶祐城紀事詩云拒
關有橋拒橋有圃又云中過其流兩壩對峙圃以護之
東西相倚又云咸曰平山猶墮其外公曰佛哉此關風
氣因山為圃兀如壇壝可容萬人乘陣敵愾今按寶祐
城之南門與夾城相連無須復設圃城其餘三門皆設
圃城以護關橋加以東西護壩之兩圃城及平山堂之
圃城正合六圃城之數而平山堂之圃城是時似道以
最要故詩中於諸圃城之外特敘其事耳
同知樞密院事為兩淮制置大使宋史宰相表云寶祐
二年六月甲寅賈似
道除銀青光錄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兩淮制置
大使兼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知揚州軍州事而幕府
僚屬皆以大使稱之誠以帥府所重者在大使之權不
在樞密之職也惟揚志云大使賈公似道鎮淮之五年
又載陳彬四城興浚錄云大使同知樞
密賈公盡護全淮家坤翁寶祐城此甄大使府之文既
紀事詩云大使賈公分闡六祺

與似道官階相合而出土之地復與平山堂相近正宋

時圍城之舊基

惟揚志載陳彬四城興
浚錄有甕城甄園之語

則指為似道築

城時所造固有徵矣庭芝之守揚初則權知揚州繼則

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揚州繼則為兩淮安

撫制置副使知揚州

宋史理宗紀云開慶元年正月戊辰以李庭芝權知揚州景定元年

五月乙未詔李庭芝起復秘閣修撰主管兩淮安撫制

置司公事兼知揚州景定二年四月丙申李庭芝為修

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兩繼則為兩淮制置使後又為

兩淮制置大使其議立城以駐武銳軍在咸瀆二年十

一月為制置使之時其築大城以包平山堂在咸瀆五

宋史度宗紀云咸瀆二年十

年正月為制置大使之時一月辛丑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立城屯駐武銳一軍以工役費用及圖來上詔獎勞之續通鑑宋度宗紀云咸瀆五年正月丁未以李庭芝

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
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
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今按招募武銳軍
至二萬餘人未必一時俱集蓋軍名之創立城之議在
二年之冬而城工之興軍人之集則在五年之春首尾
凡二年有餘廣陵圍經分繫諸二年五年是也嘉慶揚
州府志並繫自咸淳二年上距寶祐三年僅十有一年
諸二年非也

自咸淳五年上距寶祐三年亦止十有三年平山堂之

圍城新築未久而遽議重築者實由似道旣築圍城之

後又爲敵人所毀蓋此十數年間元兵深入兩淮者惟

寶祐六年冬月之役其時通泰連海所在被兵似道上

章引咎則圍城倏毀必因此際之游軍突騎可知

宋史理宗

紀云寶祐六年十月戊子大元兵攻通泰州續通鑑理
宗紀云寶祐六年十一月蒙古將李璫破海州連水軍

賈似道上章引至次年春初似道即移闈京湖四川未

及修復道以樞密使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故庭芝就圃城舊址拓為大城仍包平山堂於中猶是

今日獲甄之地而其版築又適在新遷大使之年則謂

大使府甄為庭芝築城時所造亦有據矣是故論築城

之年月則似道先於庭芝論立城之規模則庭芝本於

似道况繕完城郭之事本似道所最嫻續通鑑宋理宗

元廉希憲對世祖之言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

城一夕而成陛下願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

之而圃城進據平山尤為固圉之長策惟揚志載似道

揚為東淮根本堡城占維揚形勝全跨高阜旁接平山

斯實我之所必爭者也憑高臨下勢順用便脫有緩急

不難運掉嘉慶揚州府志城池門戢宋理宗敕賈似道築寶祐城詔曰包平山而瞰雷塘可以廣營屯便牧圉矣其設施措置亦甚得宜庶齋老學叢談卷下云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民不知役賞罰必信無敢謹諱異日元人乘席卷之威連營圍逼而庭芝憑城百戰固守經年雖其幹略素優亦賴前此築堡平山之得勢則考造甄之府主者自當首及似道次及庭芝然而公論在人咸存直道大抵喜引爲庭芝之軼事而不樂言似道之遺踪誠以似道疏防管鑰失圍城於全盛之時庭芝效命封疆捍孤城於至危之日一則爲誤國之姦佞一則爲殉國之忠貞清濁相懸故重輕迥別也然則尙論史傳以證此甄之文足知士大夫行己立

身不容不慎豈非鑒古者所當資爲法戒也哉

焦山塔塼跋尾

右焦山塔塼其文云遷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事周通奉
捨創焦山塔塼凡十九字案塼文不書年月亦不書周
通奉之名據至順鎮江志及焦山志所引永樂鎮江志
皆云元大德二年江浙僉省周文英所造而至順志所
言較永樂志爲詳今以二志參互考之永樂志但言興
造之役而未言建立之由至順志則云渡江阻風不能
濟遂許建塔于寺有頃風止果得渡江此詳言未有塔
前之事也永樂志但言創制之歲而未言告成之年至

順志則云是歲乃捐已資建塔及九年而後成此詳言
方有塔時之事也永樂志但言形勢之不宜而未言徵
應之立驗至順志則云塔成之後寺事擾攘青囊之術
其信然歟此詳言既有塔後之事也永樂志爲明丁禮
所撰至順志爲元俞希魯所撰二人各負盛名其著作
並爲當時所重今至順志尙有傳本而永樂志竟無完
書其體例異同似難臆決然以此條觀之至順志雖似
稍繁而始末悉備永樂志未免太略而事跡不全是丁
氏之學識本遜於俞氏卽一端可以見全體矣盧雅雨
修志之時焦山尙無書藏至順志未經寓目故僅舉他

書所引永樂志以證建塔之人而不復能道其詳也然則修志乘者於前人之紀載固不可輕有所刪而欲證古跡之源流者又豈可採新書而遺舊典哉

蘇米合題硯銘跋

右蘇米合題硯銘拓本元章題云溫潤無聲堅貞賦理其質如玉其瑩如砥讒邪汗白君子所矢穿金貫石研窮靡已熙甯丁巳襄陽米芾珍藏共四十二字坡公題云月夕風晨展角浪動星文黑蠟飛騰於墨海蒼龍噴礴乎元雲倏歛之頃沐日浴月非精神之英異烏能發吾靈氣之氤氳宜乎邁往凌雲之士恆藉攻錯于此君

元祐六年辛未夏五東坡居士題共七十五字此硯今

為定遠凌曉南觀察所得詳加審定謂筆法境地既真

年月蹤蹟亦符其跋云以其年月考之則東坡與襄陽蹤蹟之合時既相符又坡書晚年始縱

此題字與所書金剛經筆法正同米則先從率更入手者刷字乃亦時晚而變境耳蘇之肥米之潑面目造作

稍解事者能之此其論允矣乃猶謙不自信而屬毓崧題二段獨存本來

為之證明爰檢核羣書作蘇米往還蹤跡考一篇更就

題硯之語反復推求知元章題硯之時年二十七元章生於

皇祐三年辛卯至熙寧十年丁巳首尾二十七年在改官長沙掾之後二年元章

活溪五言絕句後題云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活溪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貞集卷四云考元

章生於皇祐辛卯至是纔二十五歲筆力縱勁已有頗平原風格故知小技亦由天授也其時或仍

在長沙或移任他處

蔡肇米元章墓誌云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幕又云余元豐初謁荆

國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贊見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今按七遷之中除長沙掾外可考者惟官杭州在元豐末

為揚州從事在元祐初其餘四遷無考熙甯十年丁巳

之次年即係元豐元年戊午元豐紀號首尾八年介甫

皆在金陵蔡誌所言摘佳句書便面或即元豐八年之事然

未審彼時元章移任何所其前一年是否仍在長沙俟

考是歲坡公年四十二在密州任
坡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與元章

宦轍分途越十四年坡公年五十六元章年四十一坡

公在杭州任被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三月離杭州過吳

江常州四月上旬內外過潤州是時元章去雍邱任所

歸潤州寓居坡公過潤相晤元章出城追餞

知在四月者以坡公

將離潤時與元章書有昨日遠煩追餞冒熱還城之語

知在上旬丙外者以十九日發奏之地推之說詳下文

其請坡公題硯必在此時坡公將離潤時與元章書云佳篇辱賦以不作詩故無由

攀和山研奇甚便當割新得之好為潤筆也呵呵今按坡公集中白去杭之後至入都之前未作一詩與此書

所言正合元章所寶藏研山有二其一中間鑿為研形兼有山硯之稱所言割為潤筆意者即因元章請題此

硯故別索山坡公以是月十九日在塗中發乞郡奏狀視以戲之歟

文集係五月十九日五當作四蓋五月十九日坡公已入院九日非在塗之時矣其奏云臣已第三次奏乞除

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今檢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狀只存二首第一首係將去杭時所發第二首係已到揚時

所發第三首雖無考當係離揚後所發必在十九日之前以是上推離揚之時當在月半前後再上推離潤至

揚之時當在上旬內外五月初一日奏狀至京初四日得旨兼侍

讀初八日至自杭州入見文集申謝兼侍讀表二首皆云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

兼侍讀者今按續通鑑長編紀奏到在五月丁丑兼侍讀在庚辰入見在甲申庚辰既是在五月初四日則知丁

丑係初一日甲申係初八日也十一日入院據集中謝宣召入院表

十九日受告命集中乞候坤成節上壽復遂前請狀云

訖今按元祐時以七月十六日為坡公於硯銘後記以

坤成節係宣仁太皇太后生辰

夏五似當在入院以後稍暇之時惟未知在中旬在下

旬耳元章餞送坡公後仍在潤州此硯既為其珍藏之

物坡公但須記其廣長尺寸必不攜往京師坡公泊舟真州時與

元章書云承示太宗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

題跋謹且馳納埃少愈也今按元章生平不肯輕以書

畫玩好示人其肯送字帖於舟中實因敬服坡公之故

然坡公閱後即遣人送還未嘗久留也字帖如此銘硯

可知蓋題銘成後郵寄潤州元章即以坡公手書勒石此

可懸揣得之而信其曲折之不爽者也顧其間亦有可

疑者一事宋人最重避諱雖舊諱嫌名猶必致謹元章

銘中貞字係仁宗嫌名宋時改禎州為惠州係避本字改永貞為永昌慎陽為真陽慎

昌為保昌坡公銘中恆字係真宗廟諱朱初避宣祖諱

後又避真宗元字係聖祖廟諱續通鑑長編大中祥符

諱改為常農元字係聖祖廟諱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

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

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下

降摠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矣閏十月己巳上

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王

申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今按宋時避聖

祖諱改元武為真武元武縣為中江縣朗山縣曰確山

縣朗池縣皆例應缺筆而未缺蘇題不滿八十字米題

不滿五十字不應失於檢點且坡公嚴於避家諱坡公

序故以敘代序必不疏於避廟諱况其論貢舉奏申言

或以引代序通集八 禿求怨齋

舉子犯真宗舊名

集中論貢舉合行事件奏云臣近領

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

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下親發德音以

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有犯僖

祖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

豈得

自犯真宗廟諱為館伴時預防遼使犯仁宗嫌名

程吏

云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

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

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

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

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始

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

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唯吁欲起辯坡曰

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閣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

固仁祖之廟諱也豈得自犯聖祖廟諱則不能指為涉

使出不意大駭服

筆之偶疏矣然因此三字未經缺筆遂斷此硯為贗鼎

則又不然題銘果出後人依托既能知蘇米往還蹤跡豈有不知宋時廟諱當避之理如謂蘇米原題之硯此三字缺筆而仿造者忘缺則更不然既知仿造必骨董家能手此等處無不留心豈肯如斯率意然則此三字末筆何自而來是必前此好收藏而不解事者見此三字末筆皆缺疑係當日漏刻爲之補刊遂使蘇米所題真本翻疑贗本然而古器題銘字之不當缺而缺者可定其非真

程史卷十三云余在中都燕李奉甯坐上前

一年七月

八日再修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名

者取而闕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漫起周視沼中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爲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

闕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
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爲贗
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
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又何疑焉
眾猶爭取視見宅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當缺而不缺者未可定其爲贗
譬諸杖本方竹規而漆之爲圓竹杖珊瑚鈎詩話云李
衛公鎮南徐甘露
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
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
泉本半月鑿而開之爲滿月泉西溪叢話卷上云李紳
題天衣寺詩殿湧全身
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
最爲佳處紹興初愚禿法聰遂鑿開巖易名爲滿月泉
甚可雖昭質有虧而原自美又如夏璜有考隨珠有類
惜也而不害其爲希世之珍評此硯者蓋作如是觀乎質諸
觀察以爲何如

王氏船山叢書校勘記自序

衡陽王氏船山叢書其目錄可考者七十五種稿本訪

得者六十一種湘鄉爵相及介弟爵帥捐俸授梓自癸

亥冬至丙寅夏刻成五十三種此四年中延致諸同人

或校稿本或校寫本或校刻本毓崧亦在局中專司覆

校稿本合計已刻未刻各書除未經覆校者六種說文廣義

相宗絡索夕堂八代詩選餘五十五種皆檢其所引原

書所用故實為之校勘就中似誤非誤者固不當增改

刪移書經裨疏卷二解黑水云以黑水在肅州而雍之西界應在亦集乃今按亦集乃係海子之名並無

誤脫亦無庸疏通解釋若夫舊刻本有臆改之誤詩經釋疏卷一

云廣雅謂之牛莖牛莖牛脣之轉也據廣雅兩莖字皆
 莖字之訛莖音遲脣遲一聲之轉閱者知莖有跌音不
 知有遲音疑其與脣音不近遂臆改為莖耳詩廣傳卷
 三云文饒無犬戎之餌則吉閱之機不發據史鑑文饒
 乃李德裕之字吉閱即李逢吉李宗閱德裕官兵部尚
 書時杜悰與宗閱為隱語目為犬戎欲餌以御史大夫
 之職犬戎乃大戎之訛至於唐時吐蕃雖有犬戎之稱
 然維州渠帥自願來降並非贊普以此餌唐且使果指
 爭維州之事亦不當捨牛僧孺而言逢吉新抄本有傳
 宗閱此必闕者疑大字為誤臆改為犬耳
 寫之誤春秋家說卷三上云童子之手搏黍莫與批之
 搏黍猶記言手弓傳言手劍此兼用棄百金取搏黍及
 葛伯要奪童子黍肉也宋論卷七云七年而始降未征
 又云以不相侵于未征之降末與未皆木字之訛王氏
 木征乃西羌青唐酋長熙甯七年降於王韶者也
 原本有檢閱之誤春秋稗疏卷上云貫范甯注音古亂
 范皆無音切范甯注當作穀梁釋文公羊注當作公亦
 羊釋文此因注疏與釋文合刻檢閱時誤採書名也亦

有記憶之誤

周易外傳卷六云楊億披緇而辱逮於死

陸子靜楊誠齋王伯安之為言也誠齋乃慈湖之誤詩

廣傳卷三云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甫旋兵而孫恩

已潰孫恩乃盧循之誤讀四書大全說卷四云况仇士良

雪斷臂道安乃慧可之誤讀通鑑論卷四云况仇士良

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仇士良乃楊復恭之誤卷二

十八云李山甫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山甫

乃巨川之誤卷末云李存勗三垂岡之歎存勗乃克用

之誤薑齋文集卷三讀陳書書後云魯悉達之言違於

俄頃元武之潰應如鼓鐘魯悉達

乃蕭摩訶之誤元武乃朱雀之誤初擬悉仍其舊而臚

列於校勘記中同人有謂詞義顯然不必存疑者於是

刻本內此等遂多改易惟誤處須引證而後明以及改

之有礙於上下文者則未嘗改爰即此類次第編輯成

校勘記二卷諸同人按語就其籤記之存者並為錄焉

前此新化鄒叔績

漢勛

校刻叢書於經書稗疏五種多

所點竄就中能訂抄本之訛者固宜擇善而從

周易稗疏卷四

引史記龜筮傳校本改筮為筴詩經稗疏卷二引集傳云姚崇遣使捕蝗夜中投火火邊掘坑校本改投為設

惟原稿間有引證頗疏而鄒改較密者

書經稗疏卷四下解鍤字云孔

氏六兩之說為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鄒刻雖補直改末句為蓋本於尚書大傳一鍤六兩之文也

罅漏不為無功然斷鶴續鳧究非廬山真面

春秋稗疏卷上解公

次于滑云蓋今大名之滑縣紀在魯東南鄒刻改為滑

亭在睢州西北紀在魯東北固屬有據然下文云師師以西次於曹鄭之間又云鄒之東嚮紀也亦不北運于

滑下條解紀鄒云紀國在齊莒東南今日日照安東之間是王氏之意固以紀為在齊東南不以為在齊東北也

固以滑為大名滑縣不以為睢州滑亭也鄒刻刪去鄭之東嚮紀也二句改曹鄭之間為宋鄭之間改齊莒東

南為齊東莒北日照安東為壽光臨淄雖考訂較密然

非王氏且有既經增改轉不及原本者春秋稗疏卷上云晉文登有莘

之虛乃伊尹所耕之地在河濮之間漢為陽平縣今東

昌之莘縣是鄒刻於漢上增在今陳留東北衛殺公子

伋之地十三字意謂莘墟在陳留其說雖非無本然晉

文登有莘之墟在城濮戰前一日賈注杜注皆謂城濮

為衛地則莘墟自當相近故王氏以為在東昌莘縣即

公子伋被殺之地以視指城濮在濮州莘墟在曹縣者

持論雖異亦可存參若鄭邑陳留則距城濮太遙於時

地不合如謂城濮亦係鄭地則與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避三舍事迹更不相符蓋晉文伐衛入曹之後仍屯

曹衛之間但拘宛春於衛並未進兵救宋子玉自由宋

進兵會前此救衛之師以逼晉及楚有另改他說與原

師既敗然後晉師臨鄭盟于衡雍耳鄒刻改為僭王者

本迥異者四書稗疏長府為泉府鄒刻改為僭王者

錢法也詳稗疏似有設為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

此者萬無改理

解者書經稗疏卷四上言金滕一篇可疑者十三今為臚辨之如右方鄒刻改為金滕一篇解者魯或故

通表八

三求恕齋

多召疑今就疑者之辭有別立一說反指原本為或說

而為之申釋如右方者詩經稗疏取厲取鍛錫爾介圭兩條四書稗疏有襲

取諸儒之說驛入原本者周易稗疏解堅多心為多刺

孔傳為偽暗用古文尚書疏證詩經稗疏謂紀卽杞堂

即棠暗用經義述聞又言太原卽今固原州暗用戴氏

錄春秋稗疏引水經注謂之舉洲改洲為口暗用戴氏

校本四書稗疏言狼藉乃落錯登韻暗用焦氏孟子正

義皆原本所無鄒刻所增就中亭林潛邱與王氏同時

然未經相見未必曾見其書卽使果見其書亦斷不肯

取有改從近時地名為原本所不應有者春秋稗疏卷

山也在河陰縣鄒刻改河陰為滎澤下文兩河陰亦

改滎澤今按敖山本在河陰縣境乾隆二十九年裁河

陰併入滎澤王氏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下距裁併之歲

七十二安得豫知其事此與書傳托名孔安國所作

而中有昭帝時凡此之類定從原稿不參以鄒氏之言

金城郡名何異

鄒氏夙稱績學之士而著述不傳與鄒氏厚善者能就
五種稗疏中錄其自抒已見之說選擇付刊仍還其名
於鄒氏亦復可傳所謂離之則雙美也 校勘記亦不逐條聲明以省繁冗

至於王氏原稿最精者確鑿不磨足以接武昔賢為來

者先路之導 鄧氏顯鶴船山著述目錄附識云諸家所
著有據為新義輒為先生所已言者 四

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 而卷帙既廣利鈍互
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

陳間有敘述參差由於考訂未確 李鄴侯居相位時陸
宣公方居母憂讀通

鑑論卷二十四言鄴侯不薦宣公又言宣公不進言蓋
未核其年月也 种氏為將者放之從子世衡從孫詒謬

謹從曾孫師道師中皆在放後自放以前未嘗為將宋
論卷三言放世為邊將起家闕閣蓋未核其家世也

注解率易由於意見有偏 檀弓之申祥即孟子之子禮記
自來皆以為子張之子禮記

章句以為子張門人樂記之子夏自來皆謂退老西河
壽踰百歲禮記章句謂文侯所師之子夏必非聖門之

卜子以字同 此撰述繁富者之常情無須深訝更有不

而流傳失之 滿於前人然實為明人而發 張孚敬之議大禮妄擬於歐陽文忠光時亨之沮遷

都竊附於李忠定王氏不滿於文忠為 不孚乎公論而

孚敬發也不滿於忠定為時亨發也 非其定論所存 薑齋詩集五十自定稿有為晉甯諸子

壽光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亦言關壯繆其靈如響據此 兩條知書中於神勇有疑詞者皆未定之論也書經稗

疏卷二云熙豐間王安石倡為回河之邪說而始終力 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雜問諸賢遷蜀黨

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讀通鑑論云無罪可加而 蘇軾以文詞取禍宋論卷八云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

就道夫固有不可恕於君臣之際者知其有不可恃而 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據此三條知書中於東

坡多毀詞者皆 此特一時感慨於衷借論古以發抒獨

有激之言也 見而立言之大指未嘗强天下以必從猶賦詩者斷章

見而立言之大指未嘗强天下以必從猶賦詩者斷章

取義說易者無事達占故不自諱其矛盾之詞以明未
嘗執一讀通鑑論卷末敘論云甯為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詖鑿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是在閱者尙論作者之世心知其意而弗泥於
寓言凡別有寄托者置之不議斯則善體昔人之志而
不為昔人所愚此校勘記中所不能包括者也故舉其
大略以質世之讀是書者

刻王氏船山叢書凡例

一鄧氏顯鶴船山著述目錄注明有目未見書者若干

種今訪得付刻者四種

永應賞錄蓮峯志莊子通嶽餘集

待刻者二

種

夕堂八代詩選四唐詩選

待訪者八種

尙書考異四書詳解近思錄釋呂覽釋淮南子

注憶得買薇稿目錄未載今訪得待刻者四種夕堂
乾濤園初集目錄未載今訪得待刻者四種明詩

選夕堂詞選薑齋文目錄已載未刊今訪得待刻者
贖稿薑齋詩贖稿目錄已載未刊今訪得待刻者

二十三種錄愚鼓歌薑齋文集五十自定稿六十自
定稿七十自定稿柳岸吟落花詩遣興詩和梅花百

詠洞庭秋詩雁字詩傲體詩鼓棹初集鼓棹二集瀟
湘入景詞南窗漫記少待刻者一種相宗待訪者六

堂永日緒論內編外編待刻者一種格索待訪者六
種龍源夜話三藏法師入識規矩論贊船山制義目

錄已載已刊今補刻者十八種周易內傳周易大
象

異周易外傳書經禮疏尚書引義詩經稗疏詩經考
異附協韻辨詩廣傳禮記章句春秋稗疏春秋家說

春秋世論讀春秋左傳博議待刻者一種四書目
四書稗疏四書考異詩譯

已載另刊今補刻者八種講通鑑論宋論正義目
錄侯解老子衍莊子解

已載另刊今補刻者八種問錄侯解老子衍莊子解

楚詞通釋合共叢書全目七十五種另有夕堂戲墨一種計九卷卷一落花詩

卷二遺興詩卷三和梅花百詠卷四洞庭秋詩卷五

雁字詩卷六傲體詩卷七瀟湘怨詞卷八愚鼓歌卷九雜贊銘今從鄧氏目錄愚鼓歌單行歸雜贊銘於文集瀟湘怨於詞集餘六種於詩集不復另標夕堂

戲墨之名

一各書卷數凡四庫著錄者均以提要及簡明目錄

為主周易稗疏刻本二卷抄本三卷詩經稗疏刻本五卷抄本二卷四庫本皆四卷未著

錄者或從舊抄本四書稗疏刻本二卷抄本一卷或從新刻本春秋世論

舊刻本二卷新刻本五卷鄧氏目錄內於原有專名者或加以總

名如薑齋詩集卷一五十自定稿卷二六十自定稿卷三七十自定稿卷四柳岸吟卷五

落花詩卷六遺興詩卷七和梅花百詠卷八洞庭秋詩卷九雁字詩卷十傲體詩薑齋詩餘

通集八

美求恕齋

卷一鼓棹初集卷二鼓棹薑齋詩話卷一詩譯原附

二集卷三瀟湘入景詞薑齋外集詩經稗疏後卷

二夕堂永日緒論內薑齋外集卷一船山制義卷二

編卷三南窗漫記皆各編卷第今仍標專名以從其

永日緒論外編卷四龍舟會雜劇

朔附注總名卷數於下以備參稽

一各書間有缺卷缺篇或稿本未全永歷寶錄二十六

鄭列傳有或傳寫逸去鄧氏目錄薑齋文集十卷卷

目無書二十五首卷二傳二首行狀二首墓志銘四首記一

首卷三序五首書後二首跋一首卷四跋一首尺牘

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礪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

卷九像贊一首雜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

節錄八則其目錄後附識言文集皆奇零不成部帙

蓋卽鄧氏哀輯分卷者也今訪得抄本較鄧氏所覓

者逸去行狀一首尺牘今存其卷第篇數而注明所

十首九礪一首賦一首

今存其卷第篇數而注明所

今存其卷第篇數而注明所

今存其卷第篇數而注明所

缺於下若夫缺葉不知何題

七十自訂稿五古內缺一葉題係田家始春雜

興第二首後半不全以下未知仍有幾首抑或另有他題

雖知其題而不知何語

四書訓義卷二十四孟子梁惠王下篇明堂章缺一葉

以及缺行不知何句缺

句不知何字則或留空葉或留空格待覓足本查補

惟各書自序或有或無其為書成未序抑或有序而

逸均不可知須俟續訪

春秋家說自序 四庫提要曾引之舊刻本逸去今據

閣本補刊

各書有補遺者或原稿在正文之外今則因篇帙相

連接續為一

鼓棹初集二集皆

或有補遺附後或別本列正文之內今

則因削刷已竟別錄為編

續通鑑論卷四漢宣帝時一條卷七後漢明帝時一

條卷八順帝時一條靈帝時一條舊刻至於續採詩

本無舊抄本有今錄此四條於補遺一首像贊一首

文編為薑齋詩文賸稿連珠七首記一首採得較早採得較早補列於薑齋文集

加訪求

一書中錯簡有明證者無妨移正讀通鑑論舊校本據

確當無明證者未可更張詩餘不編年而分體初集

免後難若夫各書議論往往彼此出入其申明互見

者固可以觀詳略周易外傳卷六云詳見稗疏讀四

中辨之未申明互見者亦可以察異同各經稗疏內

均照原文不加改易即各篇語句似複而指歸各殊

既非衍文今亦不加刪削讀通鑑論卷七東漢明帝時史有溢詞一條與補遺

丙西漢宣帝時元康之世一條大略相同然各有所指似重非重當並存互考

一羣經稗疏五種前此所刻係鄒氏漢勛所校增刪改

易非復本真就中周易尙書詩經春秋四種 四庫

著錄四書一種雖未著錄而原稿猶存今據 閣本

及舊抄本為主書經稗疏卷一堯典各條次第 閣本九族條列中星條後日月星辰條

列四嶽條後無舊抄本可校今從 閣本其抄本傳寫脫誤鄒刻補正至

當不易者從之此外托諸家藏改本及舊刊本者均

不可憑春秋稗疏經條下引杜注潁川召陵縣有經亭鄒刻本縣下有南字其校語云漢勛案家

藏改本及舊刊本皆有南字獨 四庫本無之蓋采進者傳寫之失又漢條下言漢爲衛地鄒刻本改作

陳地其校語云漢勦案此刻悉從先生末年改本故

此條與閣本絕異先生五種稗疏有原抄本與舊

刊本閣本略同別有改本即就原本改之於眉上

行間尙未脫藁故當時采進及後刊行皆依原本今

觀改本特善於原本故一依之今按五種稗疏惟周

易四書有舊刊本其餘均無鄒氏謂春秋稗疏有舊

刊本殊未可信則所謂家藏改本可以類推蓋因今

點竄太多每與提要不合故為是說以掩其迹耳今

仍從原本鄒刻全條刪去者今皆據原本補刊外傳

卷六云經文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詳見

稗疏鄒刻刪去此條則外傳之語為無着矣

一舊抄本可正刻本之誤者固屬當從其中刻本是而

抄本非者不必據傳寫之訛改校定之確讀通鑑論

則與馬超相疑矣抄本超作騰卷十三慕容翰之追

慕容皝抄本皝作鹿卷二十一有罪可討而蔡確亦

以歌詠論刑抄本蔡確作章愔卷二十五穆宗憂而

謀於郭釗釗曰俟之抄本兩釗字皆作峻均當以刻

本為至於他書轉引是者從之五十自定稿詠史六言詩掄手忠如捉隄

手字依沅湘耆舊集改守此指僕固非者置之自定

懷恩請以二百騎追縛安守忠也稿聞極丸翁凶問詩云文水東流隔楚潯文字不據

沅湘耆舊集改章此詩自注言沉湘耆舊集與蓋齋

安文水正在吉安較章水尤近也兩可者注之詩集異者大都可並

存俟考衡山縣志引蓋齋文集誤巔遷滑莓苔滑誤骨顛即智顛立天台止觀法者

遷即希遷禪家所謂石頭路滑者此類訛字頗多不復附注權其得失重輕無所

偏主
一書中徵引羣書得一本可據者即不須改老子衍搏

曰微既有作搏之本不須改搏莊子解恐別有所出

木中有火既有作木之本不須改水者即不須刪詩經考異引韓詩牆有茨茨作賚自來

此輯韓詩者不妨增此條也未引者概不必增四書考異引說文異字本未完備如

弓部焉字下未引論語焉善射之類既引者亦不必去詩經稗疏考異

申公詩說二書皆明人偽撰然自來偽書甚多叢書中徵引不少豈能悉行刪去沿襲俗刻

者不必改從舊本禮記章句間傳注榻依舊本柱當

矣凡引書不用云字曰繫括期於各適其宜無庸執一字而用謂字及以為

等字多係繫括期於各適其宜無庸執一

一各書稿本字體除說文廣義專論字學點畫多從古

體此外大都以通行者為準舊刻間有參用說文字

體為例不純蓋由校者好奇改易原本四書訓義夾

恐本作悉又言然當作噤知正文作悉作噤者皆非注言愛當作原本此外雍雝互見陶匄雜出之類尤不一而足

今茲所刻無取效尤至若字雖見於佛書義實本於

倉雅

說文通義卷一云淫本訓浸淫也一日久雨為淫姪色姪奔从女从淫省唯佛書猶存此字

語雖著於梵論訓亦根於儒書

說文廣義卷一云所本訓伐木聲今借為

處所字又轉為語助辭與能相對能在己之用也所

不必異

書中偶涉其文無妨仍存其舊

禮記內則章句不食雛醢

雛醢醢也舊刻本脫雛字又誤分醢字為尾肉二字

今考辟訓初孕其字載於玉篇注言見釋典依說文

通義之例未嘗不可以釋經又有屬字亦

見玉篇與孕字同然字形究與尾肉稍遠即或字書

所未載亦不徑改原文

明代宗室之名不見字書者甚多永歷實錄中望鑿鍾鍊

等字皆宗室之名且互見他書斷非有誤禮記月令

章句堇土為牛堇字亦不見於字書明崇禎時有史

堇與東林為難明史附見錢龍惟太僻恐訛者姑留

通集八

早求恕齋

空格

蓬峯志卷二錯落蕪垂蕪字疑祭字或全字之誤姑闕之俟考

一舊刻本抄本為前明避改者如洛作雒

光宗諱

由作繇

或作從

熹宗及莊烈帝諱上一字

校作按或作較

熹宗諱

檢作檢或

作簡

莊烈帝諱

瀛作羸

桂恭王諱

柳作榦 永明今照影宋本諸

書及重刻宋本李氏周易集解

李鼎祚係唐人周易集解世作代民作人

避太宗諱治作理避高宗諱亨作通避肅宗諱豫缺

筆作豫避代宗諱北宋本悉仍其舊而敬字般字皆

缺末筆以避翼祖宣祖諱明朱睦

榘及近時雅兩堂刻本亦仍其舊朱子四書注纂疏

之例

朱子四書注中匡作正避太祖諱貞作正避仁宗諱桓作威避欽宗諱慎作謹避孝宗諱讓作

遜避漢安懿王諱坊本竄改大半通志堂重刻宋本

本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載集注猶存朱子之真仍其原文若夫舊刻本不避改而舊抄本間有避改者

如基作琪或作基宣宗鈞作均或作鈞神宗常作嘗

光宗及桂恭此等字在明啟禎時刻書避改者甚少

王諱上一字此等字在明啟禎時刻書避改者甚少

明代舊制上一字不諱至啟禎間由字始缺半筆故

即照舊刻本付刊迨訪得舊抄本時已將刻竣不復

追改王氏家諱亦不復紛更王氏父名朝聘兩叔一名廷聘一名家聘足證

朝字取義於朝廷非取義於朝夕書中朝廷之朝不

輕改而朝夕之朝或改暵或改旦或改晨於義無取

必是後人所更非其新刻本遇廟諱御

名及至聖諱等字例應敬避敬缺者一一謹循功令

其無庸忌諱之字欽遵 高宗純皇帝聖諭槩

存不刪

一各書之中有文法奧折者審其句讀則指趣自明四書

訓義卷十陳司敗章云乃今觀之君子亦黨乎心有所偏護不恤理而唯所好之是阿何也阿字絕句何

也二字另句有語勢奇險者識其指歸則氣脉自

何字非誤非衍順續通鑑論卷十六云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刺史

三不字似有誤而實不誤其上云故天子之令行

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而縣亂郡守之

令行於民而民亂下文云上侵焉而下移於是牧刺

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合觀之語正

相貫均不率加改易以免紛歧推之反切有殊音當核

字書以求其是四書考異云菽當作未子蕭切辛果

誤莊子解卷十一云有陶目之志陶與瞬旬聲律有

同黃絹切搖目也以唐韻考之絹乃絢之訛別調當廣詞譜以會其通凡詞調大同小異者音人

載不能包括無遺鼓棹等集內期於傳信傳疑不輕似此者恐別有所本可以存參

更其一字

一書中年分地理姓名謚法事跡訓詁有敘述詳而不

必求備者

春秋世論卷三云楚之兵鄭者五晉之兵鄭者十三鄭之受兵也十八鄭之自以其

兵犯宋蔡也十一凡鄭之奔命於戎事者二十有九據上文自魯成公六年鄭成公立至魯襄公十一年

會于蕭魚合計共得此數然以經傳考之成十年鄭圍許十四年鄭伐許十五年鄭侵楚十七年鄭侵晉

襄十年鄭侵衛伐魯此有證佐多而不必求全者春秋

六次用兵皆未數及稗疏卷上云地之以向名者不一其下文歷舉軹縣稗疏卷上云地之以向長葛之向惟宣四年伐莒取向之向

為承縣之向未嘗言及有沿舊說而未暇考核者讀四書大全

馮原齋所考子路此問在軹立十二年之後今考衛出公之立在魯哀公二年孔子自楚復至衛子路問

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在魯有抒已見而未經引

哀公十年首尾相距僅得九年小豕大今按此句若在

申者禮記章句卷十二云豚是衍文惟王氏書中則非

衍文蓋其四書稗疏內謂豚與豕豕有紀載殊異而

種類各別豕能大而豚不能大也

難於遽定者永歷實錄馬吉翔傳云吉翔念詔獄且

東軍以錦衣衛印授其黨康口口使得遲今據南疆

釋使五藩實錄等書彼時掌錦衣衛印者乃張鳴鳳

至安隆時始有傳抄脫佚而難於輕補者永歷實錄

為康永甯云詔贈太傅諡口口今考允錫之諡明史今此所刊

及南疆釋史作文忠五藩實錄作忠肅

槩不增易原文庶免失其初意間有記憶偶誤檢閱

偶差者欲改之則與本意不符竟置之又慮閱者滋

議故刻本於此類仍存其舊而別著於校勘記焉

西漢兩大儒董子賈子經術孰優論

西漢承暴秦之餘習公卿多刀筆吏皆以簿書錢穀爲事而不知大體卽所謂學士大夫如兒寬公孫宏者亦不過緣飾爲進身之具曲學阿世以自保其身家求其沉潛經術學貫天人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拯世卓然自立不愧爲一代之大儒者吾得二人焉一爲洛陽賈誼一爲廣川董仲舒賈子上治安策述易之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書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所著新書引伸詩義如騶虞靈臺之類皆周秦舊說保傅容經諸篇亦與大戴禮相表裏董子與韓嬰說易于上前每有問難天

人三策多根據于尚書其所著玉杯繁露亦援引雅詩以証郊禮是二子之學于諸經固多所發明而其學之最精者尤在于春秋賈子學春秋于張蒼傳左氏之學張蒼學于荀卿荀卿學于子夏董子學春秋于胡母子都傳公羊之學胡母子都學于公羊壽壽之祖高亦學于子夏是二子之經術所學本同而淵源于聖門亦相符合其微有不同者特董子之經術優于體賈子之經術優于用耳何則董子潛心力學目不窺園當伏處之時已爲儒者之所宗及其出事武帝以帝王之道格其多欲之心觀其論桓文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伯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功利盛
行之時而能爲此語豈淺學者所可幾吾故曰董子優
于體也賈子天才卓犖識力過人弱冠登朝毅然以天
下爲己任當文帝勵精圖治之時慷慨陳書思欲致君
于堯舜其所言九事皆當時急務而優禮大臣豫教太
子尤萬世不易之論雖請削諸王之奏當時未能盡從
而武帝之時主父偃卒用其策以安漢室吾故曰賈子
優于用也或曰董子之言事多以災異爲詞又傅會于
刑法至爲其徒所陷似不若賈子之爲優矣不知春秋
備書災異本欲警戒人君董子以是爲言正名儒納誨

之道卽所謂引春秋以折獄者亦先儒相傳之舊法蓋
春秋本褒貶之書也董子所以見陷者以平津侯之妬
嫉呂步舒之愚昧故耳豈得以咎董子乎或曰賈子欲
係單于之頸論者多以爲疏且其言事往往失之過激
似不若董子之爲優矣不知三表五餌多春秋時已試
之謀且敵愾同仇正春秋復讐之義安可以爲縱橫之
術乎若夫直言極諫固賢臣之憂盛危明而盡忠于國
也文帝雖能優容而沮于絳灌不能大用卒致遠棄長
沙識者方以爲惜而庸妄之流反責賈子爲過不亦誤
哉况乎董子相江都而進規則易王抑其暴相膠西而

進諫則于王損其驕優于體者未嘗不具夫用賈子痛
刑法之積則以禮義爲先傷風俗之偷則以廉恥爲重
優于用者未嘗不具夫體蓋二子者深于經術故明體
達用之道全也西漢之儒惟劉子政差足相與伯仲轅
固毛公之屬有其體而無其用杜欽谷永之徒有其用
而無其體已非二子之匹至于楊雄投閣劉歆附莽則
愈不足數矣乃至經術旣衰後儒高言心性反謂二子
未聞于道不知西漢之初經術未昌使非賈子開之于
前董子振之于後則異端之道何以闢孔子之道何以
明哉然則二子之學固未可輕爲軒輊而妄加譏訾者

適見其不知量也夫

皇甫嵩朱儁論

後漢愍帝之時大將有功者以皇甫嵩朱儁爲最著亂賊擅國者以董卓李傕爲渠魁其徵嵩爲城門校尉者非帝徵之特卓徵之耳其徵儁爲太僕者亦非帝徵之特傕徵之耳梁衍勸嵩舉義陶謙請儁主盟料其爲矯命而力止之也嵩不用衍說儁不聽謙言知其爲僞詔而願就之也范氏蔚宗云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其意以嵩儁之赴召爲非焦氏理堂云宋旴江李觀獨稱兩公爲古之至忠岳忠武

奉金牌之召罷甲而歸與嵩儁後先一轍謂非盱江之
論有以啟之與其意以嵩儁之赴召爲是余謂李氏之
言固有補於世教而范氏之論實深切於事情蓋嵩儁
所行足以愧強藩逆命之心而未足盡賢臣愛君之道
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也今夫君子之報國以匡
濟爲先大臣之憂時以社稷爲重不幸而君爲奸臣所
愚則當鎮靜以觀其變又不幸而君爲逆臣所脅則當
奮發以折其萌良以政在奸臣者其命猶出於公朝不
可抗也政在逆臣者其命卽出於私室不可從也當衍
謙獻議之日時勢尙有可爲爲嵩者誠能鞠旅於關西

則卓之伏誅不必藉力於呂布爲儁者誠能興師於洛
汭則催之就戮不必假手於段熲斯固再造王家功無
與讓者矣卽或事與願違其亂未能遽定而州郡之渙
散無統者得元勳宿將以維繫於其間則人心得以稍
安諸侯有所承稟袁術不敢僭號曹操不敢專權漢室
之中興猶可望也計不出此顧乃甘心受制束手無謀
坐視君父之危而莫能扶救馴至於朝廷陵替宗廟播
遷而溯厥由來嵩與儁有不得辭其責者豈非但知處
常而不知處變也哉至於焦氏引岳鄂王之事以例嵩
儁則又不然夫卓催肆惡於朝遠過廢立之苗劉非僅

同議和之秦檜嵩雋竭忠於國宜若韓蘄王之討罪不當如岳鄂王之班師蓋秦檜召鄂王於河南本高宗之志故聽君命而班師苗劉召蘄王於淮上非高宗之心故拒僞命而討罪蘄王鄂王所行之事實易地皆然者也是故蘄王不就徵乃高宗所深喜嵩雋之赴召非愍帝所樂聞蘄王始可謂至忠嵩雋適成爲小諒而已使蘄王亦如嵩雋則南宋之業未必尙能更延使嵩雋果如蘄王則東漢之基未始不可復振是雖天命之有異亦由人事之不齊也可勝慨歎

鄭康成服子慎忠於漢室論

鄭康成服子慎並漢末大儒其經術顯於漢代人皆知之而其志節忠於漢室人罕道之則以學掩其行也據通鑑六云初平三年十二月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後漢書朱儁傳載奏記諸人之名始於徐州刺史陶謙終於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是建義之事二君本在其例矣又述記詞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是伐叛之事二君願與其間矣夫康成乃徵辟未仕之儒生朝不坐而燕不與者也子慎乃退免去位之郡長無官守

亦無言責者也。願猶拳拳奉國，念切勤王，慷慨陳書，特申大義，實與臧子源之抗詞、誓眾，盧子幹之正色立朝，輝映一時，爭光千載。古所謂仁者之勇，二君有焉。嚮使儻與謙等協力一心，申罪致討，則寇亂可以早平，國威可以復振，不至於奔陝郡，不至於遷許昌，而曹氏亦無由奪漢業矣。奈何惑於催之矯詔，遽違眾以就徵，而自謂守君命哉！且夫君命召不俟駕，此禮家之正誼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兵家之權宜也。至於矯君之命，匪特兵家所不可受，卽禮家亦不肯從矣。爲儻者儻知決策於鄭服，則必止其西行，誠以召儻之命，乃催命，非

帝命耳觀於左氏宣四年傳云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
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此言君命必當遵也文十八年傳云仲以君命召惠伯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
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此言僞命必當絕
也僞所處者無異惠伯之時不當效箴尹之事鄭服所
議者必合公冉之意而非若楚人之言是故國佐覓誅
由於專殺若催之當殺固愍帝所知也則不得以爲專
矣趙鞅書叛由於擅兵若僞之舉兵固愍帝所願也則
不得以爲擅矣况乎勃鞞之言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

惟既爲惡逆之尤則儁之竭力討除更不可懈矣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惟既爲無禮之極則儁之盡心誅翦愈不可遲矣鄭服於左氏之學功力最深其所以勸儁者一本乎春秋之旨既不流於迂闊亦不涉於縱橫信乎權衡至當者也惜乎儁也有將才而無學術拒嘉猷碩畫而不行以致二君空抱效忠之心莫展成忠之志斯可爲長太息矣然事雖未遂而正論猶存俾天下知名教之大防尙留於學校奸雄窺伺者因此而暫緩其謀不可謂非清議之力也誰謂儁者無益於國耶

禰衡論

禰正平跡若狂生而實為義士論者頗疑其詆人太刻

而不識其擇人最明蓋所善者如孔文舉楊德祖皆漢

之忠臣所鄙者如荀文若陳長文皆魏之謀主知此四

人之優劣則正平之品槩亦從可知故文舉之為人助

漢者也

後漢書本傳云操疑其所論建漸廣而潛忌正議慮變大業范蔚宗論云若夫文舉之高志直

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長文之為人

助魏者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載禰代眾事凡勸進之舉羣皆列名案羣本昭烈所辟亦

常受職於漢朝顧乃甘心為魏之佐命其失甚矣華歆

傳注引華嶠講叙載羣之對文帝曰臣與相國曾臣漢德祖之為人似助魏而

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惟陸

下實應且怕此掩飾之詞耳

實助漢者也

三國志陳思王傳云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既慮始終

之變於是罪誅脩丁儉卿先生陳思王年譜序云夫

陳王固未嘗忘漢也魏既受禪王發哀悲哭贈丁儀王

粲詩稱其父曰皇佐大義凜然使其嗣位豈有篡漢之

事哉據此則德祖之勸立植即所以助漢宜其為操所

忌也謝安石為桓溫所辟而與溫弟冲共獎王室

正類德祖之事特安石免禍而德祖不免禍耳

之為人似助漢而實助魏者也

杜牧題荀文若傳後云為操畫策無不以帝王

許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可以為忠乎教盜穴牆

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擊得不為盜乎案論或者

當以此為至確蓋其止董昭九錫之議者以非由已所

發耳劉穆之觀望於晉宋之間宋齊邱依違於吳唐之

際皆或為之作俑也彼助漢者為正平所善是其心常

曲為解者亦未之思矣

繫於漢矣助魏者為正平所鄙是其心不屈於魏矣然

則正平之義不臣魏實慕魯連之義不帝秦豈非慎於

定交而能尙友千古之義士者哉觀其待劉表黃祖僅
失檢於言詞而其責曹操則大聲其罪惡蓋以表與祖
尙爲漢臣而操則爲漢賊故特倨傲侮慢以挫其鋒身
雖因此致危而其所發洩者亦足快天下之公憤此舉
真不可無較諸顏司徒之詈祿山段太尉之詬朱泚事
若有異而心則無殊安可斥其狂而不服其義也况漢
人之不仕魏者莫著於管幼安正平近於古之狂而幼
安則近於古之狷以視鍾繇王朗之流於鄉愿者奚啻
霄壤之分乃當時但重幼安而不重正平評隲亦未允
矣厥後稽叔夜不肯附晉羅昭諫不願事梁其舉止似

涉於狂而志節則歸於義皆由正平爲之倡耳其品槩
不已卓乎

蜀漢崇尚古學論

三國鼎峙之時得正者實惟蜀漢其朝廷名分既傳漢
家之正統其庠序師法亦守漢學之正宗故封域雖狹
於魏吳而其經術昌明有非二國之所敢望者則崇尚

古學之效也蓋昭烈帝幼時受業於盧子幹

先主傳云
年十五母

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
同郡盧植後漢書盧植傳云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
疾去官案昭烈帝以章武三年崩年六十三上溯初
生之年當在延熹四年至熹平四年正十五歲也其
後與鄭康成周旋數年

後主傳注引華陽國志云亮答
曰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

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後漢書鄭康成傳云
 會黃巾寇青部邈避地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
 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案以通鑑考之黃巾寇青
 部在初平元年距建安元年凡六年昭烈領徐州在興
 平元年距建安元年凡二年是鄭君之避地徐州先依
 陶謙後依昭烈也三國志孫乾傳云先主領徐州辟為
 從事注引鄭元傳云元薦乾於州名儒如孔文舉等並
 乾被辟命元所舉也尤其明證
 相親善三國志孔融傳注引九州春秋有後徙徐州之
 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是昭烈作牧時融正在徐州
 也又考後漢書朱儁傳載陶謙等奏記有北海相孔融
 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之名服虔傳有遭亂行客
 之語蓋去官之後客於徐州故謙等倡義亦與其列也
 以通鑑考之奏記於儁在初平三年冬昭烈至徐州在
 興平元年春相距僅一年有餘疑昭烈曾及見虔惜無
 顯據耳其師友講習具有淵源故初定益州即鳩合典籍

沙汰眾學見許即位之後特建太學於成都華陽國志
文立傳云

少遊蜀太學晉書文立以視武帝之黜百家世祖之興

傳亦云蜀時遊太學六藝先後有同揆焉當是時也諸葛武侯以英賢作輔

生平惟崇樸學而不尚浮華御覽鑿戒門引諸葛亮誠外甥曰非澹泊無以明志

非甯靜無以致遠非學無故奏議之語每述經書本傳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請自貶疏云春秋責帥又傳注引亮正議云驩堯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甘皇后傳載亮請追尊合葬疏曰

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于貴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對答之辭多援傳說本傳述其對劉琦曰君不

同穴而安平又述其對昭烈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

之節繼之以死馬謖傳注引襄陽記述亮對蔣琬曰是

以楊干亂法而又集思廣益招致儒生益州讀書臺在

魏絳戮其僕而益州讀書臺在由是碩彥通人多升於

縣北一里諸葛亮相蜀築此臺

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

通集八

聖求恕齋

朝列秦宓傳云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條理張

官輔漢將軍皆當日之顯秩他如杜微傳任安之數學

煩枚官至諫議杜瓊著韓詩之章句官至太常此類頗多不

羣經胡潛之明於喪服制度慈傳云師事劉熙善鄭氏

語又有魏郡胡潛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

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慈潛竝為博士與孟光來

敏等典孟光之長於三史舊典本傳云博物識古無書

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先主定益來敏之精於倉雅古

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竝掌制度尤精於倉雅訓詁好

文本傳云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

為家皆博洽宏通極一時之選而尹默以左傳授太子

本傳云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

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

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
 勤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向
 朗以典籍教後生本傳云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
 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
 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 學養深醇更非尋常所能
 及且諸人多父子相傳世濟其美許慈傳云子勛傳其
 云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尹默傳云子宗傳其業為
 博士向朗傳云子條嗣注引襄陽記云亦博學多識
 而俱恪守家法未聞見異思遷其舍父師之訓而別自
 名家者惟李譔一人而時人莫之肯信本傳云父仁與
 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
 理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
 賈馬異於鄭元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
 歸多同又云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 蓋古
 學方顯故謬說不辨而自微耳迨於末造姜伯約身為

上將最好鄭氏之書

事見本傳卻正論云如姜維之樂學不倦而卻正李密

之流亦以續學見重

正傳云博覽墳籍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

求揚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云李密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

尚有先正之典型不

可謂非教化所致也若夫吳之諸儒莫著於虞翻陸績

韋昭雖略具往哲之規模已未免參以臆說不盡循鄭

服舊章而嚴峻程秉之徒復無所表見難追跡於漢氏

之盛矣至於魏之諸儒惟王基輩尙知實事求是而其

學不行若欺世盜名如王弼何晏王肅杜預者或愛空

虛或喜勦襲或務矯偽或尙紛更何足希漢學之萬一

哉假令大統仍歸於漢則崇正去邪風同道一四百年

學校之舊澤可冀其復延也乃漢既先亡吳亦終滅建業之書籍尙有流傳而蜀都之撰述全歸泯沒於是漢之經學竟變爲魏晉之經學矣然則蜀漢之存亡豈非學術升降之所繫也哉

通義堂文集卷八